



佩德罗·梅耶尔

世界剧场

米拉马尔收藏

米拉马尔收藏

拥有逾六十年的艺术生涯与超过一百万张影像作品的档案，佩德罗·梅耶尔 (Pedro Meyer) 肩负起一项使命——分享那些伴随他创作而生、持续演变多样故事。

这些故事不仅反映了他独特的摄影视角，也记录了他在艺术与行业领域中的重要参与与贡献。

“米拉马尔收藏”是一部回顾性与自传性的摄影文集，由四十余册构成，完整呈现了梅耶尔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至今的创作历程，并延伸至当代的技术革新，如人工智能等领域。

世界剧场

本书收录了佩德罗·梅耶尔拍摄的摄影散文，主题聚焦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米格尔·德拉马德里总统竞选活动。

在梅耶尔的镜头下，墨西哥的政治被揭示为一场宏大的舞台剧——公民在“模拟民主”的场景中扮演各自的角色，而权力则牢牢掌控在制度化的革命党 (PRI) 手中。

在罗赫里奥·比利亚雷亚尔的历史背景分析与鲁本·阿吉拉尔的评论下，本书深入探讨了这一“最后的大型政治制作”的象征意义与精准性。它不仅引导读者重新思考民主的本质，也让梅耶尔的影像见证成为墨西哥历史与摄影艺术中独一无二的档案。

版权与制作信息

出版基金

佩德罗·梅耶尔基金会

系列统筹

玛丽索尔·莫利纳

佩德罗·梅耶尔影像档案

埃莱娜·罗萨莱斯

图书编辑

罗赫里奥·比利亚雷亚尔

联合编辑

亚历克西斯·奥尔蒂斯

影像后期制作

佩德罗·梅耶尔

亚历克西斯·奥尔蒂斯

文稿撰写

佩德罗·梅耶尔

罗赫里奥·比利亚雷亚尔
鲁本·阿吉拉尔

文字校订
特雷莎·马丁内斯

编辑统筹
巴勃罗·梅耶尔

印刷监督
曼努埃尔·加西亚

版面与视觉设计
亚历克西斯·奥尔蒂斯
卡洛斯·门多萨

制作助理
阿莱桑德拉·贝尔梅霍
赫利胡·索里亚诺
费尔南达·莱昂
里卡多·加西亚

© 佩德罗·梅耶尔 (Pedro Meyer), 2025
www.pedromeyer.com

未经版权所有或其继承人书面授权，本文件之任何内容不得以任何形式或方式复制、转载或传播，无论是模拟媒介还是数字媒介，也不得用于任何目的。

在墨西哥城科约阿坎 (Coyoacán) 编辑
于墨西哥瓦哈卡 (Oaxaca) 印刷

米拉马尔收藏
ISBN: 978-607-29-7238-4

世界剧场
ISBN: 000-000-00-0000-0

提供五种语言版本的二维码：德语、法语、意大利语、中文和日语。

献给所有捍卫民主的墨西哥人民。

向电通致敬

作者：佩德罗·梅耶尔

当时摆在我面前的，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拍摄任务——至少以当时的技术而言，对我来说确实如此。那时我正在为位于墨西哥城的“大西洋银行”拍摄年度报告。我的客户是该银行的广告负责人亚历杭德罗·奥多里卡（Alejandro Ordorica）。任务要求在一张照片中同时呈现银行的两栋办公楼——它们位于街道两侧，相对而立：一栋是带有半殖民风格的老建筑，另一栋则是玻璃幕墙的现代大楼。

我想到一个办法——在每天早晨特定的时间，现代大楼的玻璃会映出对面那栋旧楼的影像。我就在二楼的一扇小窗边架起了我的辛那（Sinar）座机，用4x5英寸底片拍摄，时间是早上7点53分。按照星象计算，那一刻的反射应当是完美的。

照片确实拍得不错，但我仍想再试一次，因为我觉得还能更好。我主动提出免费重拍一张，告诉奥多里卡，这样做是出于职业责任——给客户最好的结果。我没想到，这个纯粹出于敬业精神的提议，会让我不久之后接到一份意外的邀请。那时的奥多里卡已经离开银行，负责协助执政党革命制度党（PRI）总统候选人米格尔·德拉马德里（Miguel de la Madrid）的竞选宣传，他邀请我拍摄一部关于候选人竞选历程的历史影像集。那是另一个时代，也是一种不同的政治继承方式。

我们讨论了我在1981至1982年间、为期十个月的拍摄报酬，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达成了当时极为罕见的共识：关于知识产权归属的问题。过去的客户普遍认为，只要支付摄影费用，就自动获得了作品的版权。我并非出于政治立场或谋求私利（在墨西哥，这叫“啃骨头”）而接受这项工作；我接受，是因为题材本身吸引我，同时报酬也合理。然而，若要我交出作品的著作权，那我宁愿不做。

幸运的是，对方都是明理之人，同意版权完全归我所有。于是我们签订了正式的工作协议，我的摄影作品在完成时仍保留在我手中。

我当时从没想到会有人找我拍这样的项目，也没想到它的结局竟如此遗憾——那本书从未出版。

刚开始工作时让我吃惊的一件事，是竞选团队里竟然有那么多摄影师——而且并非来自媒体，而是隶属于执政党本身。PRI有自己的摄影部门，每天制作一本竞选日记，用照片记录候选人的活动。这当然是在数码摄影问世之前的年代。

他们有一间全天候运作的暗房，二十四小时冲洗、打印照片。每天早上，候选人都会收到一本装订好的相册，记录前一天的行程。我曾百思不解他们为何要重复这样的工作，但最终告诉自己：既然这能让我拍出一本有价值的书，又何必多问？

其实，面对这样的环境，反而让我更清楚自己想观察什么、记录什么。我看到全国各地民众热烈而多彩的参与——一场庞大的“全民演出”。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角色：候选人扮演未来的总统；随行的是赞叹者与支持者；而国家，就像一座舞台，观众与演员交织在一起。最终的选举，不过是这场早已编排好的戏的谢幕。

奇妙的是，我并未将这一切看作政治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视为人类存在的一种表现——一个宏大的“世界剧场”。哲学家、作家、诗人、科学家与艺术家的思考不断浮现在脑海中。那些每天必须交付“竞选日报”的同僚摄影师，没有我那样的余裕去慢慢构思自己的叙事。而我的影像之所以独特，或许不在于技巧，而在于整体叙事的眼光。

想到当时的墨西哥，有七千万公民共同参与这场注定结果的“演出”，我常觉得，这一切完全可以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

有一天早晨，时任总统洛佩斯·波蒂略(José López Portillo)高声宣告：“他们已经掠夺了我们！他们再也不会得逞了！”随即宣布将全国银行业收归国有。随后，墨西哥经历了连串的贬值与金融危机。很快，我收到通知——德拉马德里竞选团队的预算被大幅削减。至此，连同摄影师在内，整个书籍项目也正式结束。

正如先前所说，照片的版权属于我，但现在我已失去了客户。我从未试图向即将上任的总统推销这本书，也许我担心这些照片会被用于我不认同的用途——但那只是猜测。事实上，我没敢去印证真相。也不会把它们卖给反对党，因为那样做在我看来是不道德的——毕竟拍摄费用是由PRI支付的。

于是，这些底片被封存了数十年。直到新冠疫情期间，我被迫留在家中，才决定重新整理这些被遗忘的作品，制作成系列影集。两位我十分敬重的朋友——罗赫里奥·比利亚雷亚尔(Rogelio Villarreal)与鲁本·阿吉拉尔(Rubén Aguilar)——慷慨应邀，为这批作品编辑文字与撰写评论。他们以深刻的历史视角赋予这些照片应有的脉络，使之不再只是影像，而是见证。若没有他们，这些作品对未曾经历PRI时代或政治两极化前的年轻世代而言，或许难以理解。

宏大的世界剧场

作者：罗赫里奥·比利亚雷亚尔

“重要的是看见那些别人看不见的事物。”

——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

喜剧、悲剧与悲喜剧之间

您在本书中所看到的这些摄影作品，是一场空前宏大的戏剧表演中仅仅一个幕间的精细记录——或许是人类历史上时间与空间跨度最大的表演之一。它的舞台是一整个国家，演员与群众参与者数以百万计。

这家“剧团”在近一个世纪的演出中不断完善剧本、改进布景与表演，让主角与配角们各司其职。这部恢宏的作品名为《总统竞选》，它收获了无数的掌声与胜利，尽管有时更接近闹剧或荒诞剧的范畴——但成功到足以让其他政党“剧团”纷纷仿效，用各自的演员重新上演。

第一响提示铃

“戏剧不会消亡，因为它是人类唯一能直面自身的艺术。”

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的这句话，恰好可以用来引导我们理解佩德罗·梅耶尔镜头下的这一历史事件——执政党革命制度党(PRI)总统候选人米格尔·德拉马德里 的竞选活动。其实，这句话放在任何一届PRI候选人的竞选活动中都同样适用：

每一场选战都是一场精心编排的大型舞台剧，全国人民都扮演着各自的角色——主角、配角、群众演员，甚至反派。

这是一部至今仍影响着墨西哥社会的政治长剧，其回声与余波至今未息。

墨西哥党的剧场 本书中的这些影像，是最完整的见证之一——展示了一个政党如何凭借灵敏的政治直觉与高超的表演才能，迅速学会了自我延续的艺术。它通过无数手段让人民相信：自己就是国家本身、民主本身、公正与进步的化身。

若出现异议，那些声音要么被噤声、要么被镇压、囚禁，甚至被消灭。

原本以重建社会为目标的“革命计划”，最终演变为一个集权的单一政党体制。权力集中、专断作风与腐败滋生——形成了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在1990年所称的“完美独裁”。

人可以更替——“有效投票，不连任”——但党始终不倒。

每六年，几乎所有政治权力都集中于总统一人手中。他不仅治理国家，还被视为革命传统的继承者与民族统一的象征。

更重要的是，他拥有指定继任者与批准候选人的特权。

在PRI之外从政几乎不可能——除了长期作为唯一合法反对党的国家行动党(PAN)。

因此，法学家兼记者塞萨尔·“负鼠”·加里苏列塔(César ‘El Tlacuache’ Garizurieta)才创造了那句讽刺却真实的名言：“脱离财政预算的人，就活在错误之中。”

几十年来，这场巨型政治剧不断重演。每逢选举周期，全国数以百万计的民众一遍又一遍地聚集在广场与礼堂，聆听候选人重复同样的演讲与承诺——同样的剧本在各州与市镇同步上演。

布景与节奏都经过反复排练：

人潮涌动的集会、横幅标语、海报与传单；地方盛宴、与地方头目和州长的握手合影；候选人与地方势力互许支持、相拥致意；最后是那场盛大的“选举日”——结果永远如期而至。

这些照片忠实记录了这场跨越数届政府的长剧：

从每个城镇的万人欢迎，到官僚的“亲吻礼”；从记者与摄影师的蜂拥，到奢华宴席、赠礼与民俗舞蹈；从工会的忠诚宣誓，到农民与原住民的请求；笑容、握手与拥抱，无一不在重申那句潜规则——“一切照旧，除非为了继续不变而假装改变”，正如兰佩杜萨(Lampedusa)所说。

正因如此，佩德罗·梅耶尔才说，在拍摄米格尔·德拉马德里竞选期间的数月中，他仿佛见证了一场在宏大国家剧院上反复上演的长剧：

候选人的揭幕、演说与承诺、层出不穷的仪式与协议——所有演员都熟知剧终：六年的“黄金岁月”，候选人终将登上王座，成为新的“伟大统治者”。

其他演员也各司其职——州长、企业家、大地主与小商贩、工匠与农民、穷人，他们怀抱希望、接受施舍，伴着音乐与节庆，继续扮演自己命定的角色。

维系这种体制的首要策略，是将政治权力集中于总统。

为此，PRI成为了一个群众型政党，牢牢控制着工人、农民与大众组织。

然而，在国家建设机构的同时，腐败也随之滋长。

卡洛斯·汉克·冈萨雷斯(Carlos Hank González)曾狡黠地说过：“贫穷的政治家，不是好政治家。”

经济增长确实存在，但社会不平等亦不断扩大。

除了组织控制之外，PRI在选举日还动用了一整套荒诞的作弊手段——一出“民主的闹剧”：

例如“运民投票”(acarreo)，提供交通、食物、饮料与衣帽来动员选民；

“怀孕的票箱”(urnas embarazadas)，提前塞满选票；

“疯狂老鼠”(ratón loco)，篡改选民名单以混淆反对者；

“黑指甲”(uña negra)，暗中划花反对派选票；

以及“旋转木马”(carrusel)，让冒名者多次投票。

所有这些操作都有专人统筹——那就是所谓的“浣熊”(mapache)，负责确保骗局顺利运作。

革命制度党(PRI)力量的关键之一，在于其坚固的社团式结构。政党将全国劳工按行业划分为不同派系：石油工人、教师、农民等。在本书第58至65页的影像中，可以清晰看到候选人与工会领袖们在体育场内面对成千上万

群众的盛大集会。数十万人高呼口号，向他们的领袖致敬——向在巨大肖像中出现的前总统致敬——同时也向新的候选人呼。

聚光灯下

“动的人出不了镜”

作者：罗赫里奥·比利亚雷亚尔

请仔细观赏那些出现费德尔·贝尔加斯(Fidel Velázquez)的照片。

“动的人出不了镜。”——这是他在1976年的一句名言。

当时，墨西哥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Luis Echeverría)即将宣布继任者何人，而几位潜在人选中，有一位动作频频、野心明显——内政部长马里奥·莫亚·帕伦西亚(Mario Moya Palencia)。

贝尔加斯的这句话，其实是给莫亚的警告——让他放弃竞争，同时提醒其他“准总统们”收敛野心、保持纪律。

贝尔加斯自1936年至1997年间，几乎整整半个世纪担任墨西哥工人联合会(CTM)的领导人，仅有短暂时期由费尔南多·阿米尔帕(Fernando Amilpa)接替。

他另一句广为流传的宣言是：“我们是用子弹打下来的，选票赶不走我们。”——这句话用来回应八十年代反对党逐渐崛起的局势。

作为墨西哥政坛最具象征性的人物之一，贝尔加斯是个权势极大的领袖，为CTM争取了无数议席与公职，可谓执政党、政府与国家的三重支柱。

佩德罗·梅耶尔(Pedro Meyer)在镜头中准确捕捉了这个人物的本质——

他几乎半个世纪不变的姿态：身躯僵直、永远戴着墨镜、表情冷峻如石。

当年的政治专栏作家称他为“斯芬克斯”。

在1982年的总统大选中，除了执政党候选人外，还有三位竞争者：国家行动党(PAN)的巴勃罗·埃米利奥·马德罗(Pablo Emilio Madero)，墨西哥统一社会主义党(PSUM)的阿尔诺尔多·马丁内斯·贝尔杜戈(Arnoldo Martínez Verdugo)，以及工人革命党(PRT)的罗萨里奥·伊瓦拉·德皮德拉(Rosario Ibarra de Piedra)。

梅耶尔的摄影记录也体现了这一多元景象：

在一面墙上，可以看到印着伊瓦拉女士名字、号召投票的PRT海报；

另一处的墙面上，则有为PSUM与马丁内斯·贝尔杜戈涂写的标语。

短短几张照片还捕捉到这些“涂鸦者”被逮捕的过程——据梅耶尔回忆，他们事后遭到殴打。

幕间休息

作者：罗赫里奥·比利亚雷亚尔

“照相机是一种教人如何在没有照相机的情况下去看的工具。”

这句话出自摄影师多萝西娅·兰格(Dorothea Lange)，十分贴切。

观看佩德罗·梅耶尔(Pedro Meyer)的摄影作品时，正是这种感受。

尽管他为米格尔·德拉马德里(Miguel de la Madrid)总统竞选所拍摄的影像，仅覆盖了1980年至1981年七个月的时间，但这些照片却仿佛记录了整个二十世纪里所有革命制度党(PRI)候选人的全国竞选——从海岸到边境，从南到北，如同当年Televisa第二频道广告语所说的那样。

透过这些影像——有些甚至超越了时间本身——我们得以回望并理解墨西哥当代历史的一个重要阶段：

一个政权深深吸收了民族性格中最根深蒂固的成分，并与之几乎完全融合。

数十年来，PRI政府既家长式又威权，既制度化又依附于地方强人，既现代又传统。它在建设国家机构的同时，也将腐败制度化——让其成为社会机器得以运转的润滑剂。

幕间：最初是革命

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墨西哥政治舞台几乎被一个政党完全主宰——这就是革命制度党(PRI)。

严格来说，是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

以现名成立于1946年1月18日。

这并非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所谓的“完美独裁”，而更接近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所修正的定义——“一种霸权式的统治体系”。

帕斯于1990年8月30日星期四，在墨西哥城Televisa演播厅举行的《回归：自由的经验》(Encuentro *Vuelta: La experiencia de la libertad*)圆桌讨论中如此指出。

正如丹尼尔·科西奥·比利加斯(Daniel Cosío Villegas, 1972)所说，那更像是一种以民主与共和形式加以合法化的“家产式君主制”。

1927年，《1917年宪法》被修改，以允许阿尔瓦罗·奥夫雷贡(Álvaro Obregón)连任——他曾于1920年至1924年担任总统。

然而，1928年7月，他在圣安赫尔(San Ángel)区的“La Bombilla”餐厅被克里斯特战争分子何塞·德莱昂·托拉尔(José de León Toral)刺杀，抱负就此终结。

在政治危机中，时任总统普卢塔尔科·埃利亚斯·卡列斯(Plutarco Elías Calles)宣布：墨西哥将告别军阀时代，迈入制度时代。

1929年3月4日，他在克雷塔罗(Querétaro)共和国剧院召开大会，正式成立一个新政党，并推出总统候选人——帕斯夸尔·奥尔蒂斯·鲁维奥(Pascual Ortiz Rubio)，其后在选举中击败国家反连任党(Partido Nacional Antirreeleccionista)候选人何塞·巴斯孔塞洛斯(José Vasconcelos)。

同年，国家革命党(Partido Nacional Revolucionario, PNR)正式成立，融合了源自1910年革命运动的各派力量——即所谓的“革命大家族”：卡兰萨派、比利亚派、奥夫雷贡派、萨帕塔派等。

其口号为：“制度与社会改革”。

PNR的标志已采用1821年“三保障旗”的三色元素，象征其政治正统性。

正如卡萨索拉(Casasola, 1992)所指出的：

“PNR成为墨西哥政治竞争中最强大的制度性组织，也成为设计权力交接与政治实践的主要平台。它通过选举促进政府更替，并在社会稳定的条件下维持政治秩序。”

必须补充的是，在那个法西斯主义思潮已在欧洲抬头的时代背景下，PNR在初期仍保持着一定的进步与左倾取向。

在拉萨罗·卡尔德纳斯(Lázaro Cárdenas, 1934–1940)执政期间，1936年，国家革命党(PNR)创立了墨西哥工人联合会(CTM)，以整合全国工人运动；两年后，又建立了全国农民联合会(CNC)；1943年，在曼努埃尔·阿维拉·卡马乔(Manuel Ávila Camacho, 1940–1946)任内，成立了全国人民组织联合会(CNOP)，吸纳包括公务员、商人等其他社会群体。

凭借这三大仍然存在的社团体系，政党牢牢掌控了工人、农民与大众三个领域，并另设军人部门，将军方也纳入体制之中(Casasola, 1992)。

卡尔德纳斯还于 1936 年创办国立理工学院(IPN), 1940 年成立墨西哥学院(Colmex)。其后陆续出现新的机构、组织、工会与联盟, 在竞选活动中形成了琳琅满目的缩写与简称——一锅字母汤——这正吸引了梅耶尔的目光。

1938 年, PNR 被重组为墨西哥革命党(PRM), 标志沿用墨西哥国旗的绿色、白色与红色。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群众政党, 而是一个“社团式政党, 其基本单元是各类组织而非个人。政党由这些组织——或称‘被组织的人民’——所构成”(Córdova, 1989)。

1946 年 1 月 18 日, 党进入第三阶段, 更名为革命制度党(PRI), 口号改为“民主与社会正义”, 并正式取消军事部门。

“这强调的是总统职位——而非全部权力——从将军移交给平民的象征性转变。”

米格尔·阿莱曼(Miguel Alemán)作为候选人, 被誉为“革命之子”, 由此诞生了“制度化革命”这一矛盾修辞(González, 2012)。

历史学家埃克托·阿吉拉尔·卡明(Héctor Aguilar Camín)——本书照片中可见他与当时的妻子安赫莱斯·马斯特雷塔(Ángeles Mastretta)同框——写道:

“PRI 的诞生, 旨在终结 PRM 那种带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色彩的体制, 这些色彩在冷战初期显得格格不入。当时墨西哥与华盛顿达成的核心共识可以用两个词概括: 工业化与反共。”

自成立之初, PRI 便是一个霸权政党; 然而,

“在其霸权之下, 墨西哥确实改变了——从 1940 年代的工业化到 1990 与 2000 年代的再工业化, 直至今日的 T-MEC 时代。”

(Aguilar Camín, 2021)

在长期执政过程中, PRI 展现出变幻多端的政治形态。

它推行 1950 年代的城市化政策与“稳定发展”战略(约 1950 中期至 1970),

经历 1968 年的政治与道德危机,

并先后遭遇 1976 与 1982 年的金融崩溃。

1980 年代推动经济自由化,

1990 年代进入民主转型,

直至 21 世纪初的民主轮替与 2010 年的《墨西哥协定》。

各任 PRI 总统之间差异巨大, 也从未奉行统一的意识形态——因为一切都能归于“革命民族主义”之内。

这使我们看到了一道跨越的光谱:

从米格尔·阿莱曼·巴尔德斯(1946–1952)改革式的工业化,

到阿道夫·鲁伊斯·科尔蒂内斯(1952–1958)的保守主义;

从阿道夫·洛佩斯·马特奥斯(1958–1964)宪法框架下的“极左主义”——他曾监禁画家大卫·阿尔法罗·西凯罗斯(David Alfaro Siqueiros)并下令处决农民领袖鲁本·哈拉米略(Rubén Jaramillo)——

到古斯塔沃·迪亚斯·奥尔达斯(1964–1970)的反共偏执。

还要记得路易斯·埃切维里亚(Luis Echeverría)自诩“第三世界不结盟领袖”的雄心,

何塞·洛佩斯·波蒂略(José López Portillo)的石油狂热,

米格尔·德拉马德里(Miguel de la Madrid)的反国家主义“节俭”,

卡洛斯·萨利纳斯(Carlos Salinas, 1988–1994)的“社会自由主义”,

埃内斯托·塞迪略(Ernesto Zedillo, 1994–2000)的反萨利纳斯式新自由主义,

以及恩里克·培尼亚·涅托(Enrique Peña Nieto, 2012–2019)的最后一幕新自由主义。

讽刺的是, 自 2003 年起, PRI 竟成为社会党国际的一员。

必须指出的是, PRI 建立前后, 确实诞生了大量国家机构:

卫生与救助部、墨西哥石油公司(Pemex)、墨西哥社会保险研究所(IMSS)、国立理工学院、国家免费教科书委员会、联邦公路与桥梁管理局、国家心脏病研究所、国家医学与营养科学研究所、联邦电力委员会、萨贡城、大学城、国家金融公司、经济文化基金、墨西哥学院、国家美术学院、国家人类学与历史研究所、国家人类学博物馆、联邦学校建设计划委员会等(González, 2012)。

但也必须指出：

法治的破坏同样严重，腐败成为其显著特征。

它无疑违反了宪政秩序：

宪法写着“民主”，PRI 施行“专制”；

宪法写着“联邦制”，PRI 推行“中央集权”；

宪法保障“言论自由”，PRI 则限制媒体并惩罚“过度批评”；

宪法确立“三权分立”，PRI 却将国家权力混为一体。

这种以行政权为核心的“权力不分立”，成为所谓“PRI主义”(el priato)最鲜明的印记之一(López Rubí Calderón, 2021)。

幕后：竞选的舞台

作者：罗赫里奥·比利亚雷亚尔

幕后：竞选 作者：罗赫里奥·比利亚雷亚尔 革命制度党(PRI)在竞选期间高额的花费，引来了反对派的猛烈批评——尤其是在国家财政陷入危机的背景下。米格尔·德拉马德里(Miguel de la Madrid)回应说：“我们本可以通过集中于电视与广播来节省大量资金，但墨西哥人的性格决定，人民必须亲眼见到他们的候选人，并有机会向他表达自己的问题。”(Ceberio, 1982)——的确是“民族性格”。候选人并没有说错。历史学家恩里克·克劳塞(Enrique Krauze)写道：“每隔六年，就会举行一场秘密仪式——总统选择，或更确切地说，是‘膏立’他的继任者。继任者随后以绝对权力执政，无需向任何人负责——甚至立法与司法权的独立也仅是形式。新总统则反过来膏立州长、参议员与众多议员，慷慨动用国库资金，通过千百种合法、半合法与非法的手段，从真诚劝说与强制与舞弊。”这是一场隐秘的仪式，紧接着便是全国范围内精心排演的公开确认仪式：地方头目、工会领袖、市长与他们的随从——全都排成队列，等待向新任“最高统治者”(tlatoani)行礼。亲吻之礼、热烈的掌声与拥抱，暧昧的笑容与熟悉的眼神，旧承诺再次重申，宴席丰盛而喧嚣。“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墨西哥的景象恢宏。候选人及其随行穿越群山与平原，乘坐飞机、直升机、火车或那辆被称作“流动办公室”的总统竞选巴士。德拉马德里身边有顾问、妻子与两个长子——其中一人恩里克，如今(2022年)被视为2024年总统初选热门。佩德罗·梅耶尔(Pedro Meyer)精准捕捉了关键瞬间：竞选总协调人曼努埃尔·巴特莱特(Manuel Bartlett)的指示——他与梅耶尔是美国学院的旧同学(梅耶尔说：“他当年是个校园恶霸”)；候选人与儿子恩里克和米格尔之间的静默时刻；桌上的地图、路线、策略。未来的总统凝视车窗外，致意、沉思。他的政府将与前任何塞·洛佩斯·波蒂略(José López Portillo)截然不同——但那时的他是否已经意识到？(洛佩斯·波蒂略在离任前三个月宣布银行国有化，此前连续两个六年任期的奢侈挥霍令国家几近崩溃。德拉马德里作为编制与预算部长，是危机的主要设计者之一。他在就职演说中誓言：“我不会让祖国在我们手中分离。我们将果断而坚定地行动。”)无论候选人到达何处，总有各类组织代表等候迎接，表达对政党与“未来领袖”的忠诚。漫长的队伍、挥舞的旗帜、笑容灿烂的民众。节庆气氛迅速升温——五彩纸屑漫天飞舞(墨西哥或许是世界上最大的纸屑生产国)，街头洋溢着口号与三色缎带；墙壁与立面上处处悬挂着候选人那张严肃的面孔。“毫无表情，没有丝毫魅力。”梅耶尔评论道。夫人帕洛玛·科德罗(Doña Paloma Cordero de la Madrid)收到鲜花与礼物，三色党徽在每一个视线角落重复出现。一辆官方卡车上写着标语：“革命现实主义”。乡村、印第安与农民的墨西哥，与现代城市共处。农民的拖拉机在路边列队迎候候选人车队；军人和工人纷纷表达(或真或假的)支持。在某个礼堂里，巨幅洛佩斯·波蒂略肖像俯视全场，候选人正在一场喧嚣的工会大会上发表演讲——这一幕仿佛来自苏联纪录片。佩德罗·梅耶尔凝视那些细节，捕捉瞬间的象征意义。“在绿、白、红三色幕布的缝隙中探头张望的黄衬衫男子在看什么？”在这场大会的数千名与会者中，唯有他，直视镜头。每座城镇的“庆典”从不缺席丰盛的宴席与音乐、舞蹈、体操表

演。候选人的到来，就是节日的理由。前西班牙时代的舞者、铜管乐队、民俗舞蹈、斗牛表演——希望似乎在更新，尽管一切看似改变，却终将如旧。在人群之外，总有些人无缘欢笑：坐在地上的疲惫老妇，无聊的女孩，期盼解决多年问题的老人，或那位站在印有三色党徽的墙前、凝视镜头的小鞋童。

正如我们所知，佩德罗·梅耶尔是数码摄影的先驱，他在多篇文章中一再强调对影像修改与编辑的正当性——那从按下快门的瞬间便已开始，从取景的选择、从决定拍摄彩色还是黑白就已展开；之后，这种编辑在暗房中继续进行——对于那些日益稀少的胶片照片而言——或是在电脑屏幕上完成。每一张影像都在强调我们眼前的事物，那些我们认为有意义、值得注视的片段。毋庸置疑，在画面之外——图像的两侧、上方与下方——还存在着别的东西，那就是背景。但这与人的目光别无二致。梅耶尔看到的，是他希望我们看到的，因为那才是重要的。他引领我们走向一个至今仍在延续的仪式的关键场景；他的凝视带着同谋式的微笑与几分讽刺：“你们看到了吗？”——他似乎在问。

烟火照亮了节庆的夜空。“欢迎来到阿瓜斯卡连特斯。”“与米格尔同行的边缘人。”“帕拉尔支持MMH。”“墨西哥人有权获得幸福。”“米格尔：这里我们都爱你。”“欢迎米格尔·德拉马德里·乌尔塔多候选人先生。”“伊斯塔帕拉帕到场。”

无数记者、摄影师与摄影机随候选人奔赴全国各地，就像费里尼电影《八部半》中的场景。成千上万的报道、文章与照片将在全国的报纸、杂志与电视上出现。而有一位孤独的摄影师注视着他们，并把他们纳入自己的镜头。佩德罗·梅耶尔亦进亦出，自成一格；他同样在工作：记录现实，但不止于此——每一张照片都是一种评论。不同的是，其他人只有眼睛——镜头——对准未来的总统：他的动作、神态、目光，以及随行的官员、工会领袖、拥挤的群众与宏大的集会。他们几乎没有留出空间去观察、去思考、去捕捉那些微妙而富含意义的片刻——那些发生在德拉马德里面前、身旁、背后，或人群边缘的“决定性瞬间”，在那里，有人信仰他，也有人只是不得不装作相信。记者们尽职尽责，工作出色；但梅耶尔的目光更为广阔——他把他们也纳入其中，视为这片庞大、矛盾而又充满悖论的现实的一部分。

历史学家维克托·加约尔 (Victor Gayol) 指出：“摄影的发明伴随着一种信念，即照片能够准确客观地反映周围的世界；因此纪实摄影获得了真实见证的地位。然而，摄影师并非单纯的中性媒介，相反，他的介入为被摄对象的意义注入了变化。”

佩德罗·梅耶尔深知摄影的局限——自第一张影像诞生以来，摄影就不断被改变，也因此它无法仅凭自身忠实地表达现实。没有人比他更清楚照片可以“说谎”的可能性。正因如此，他始终坚持让自己的摄影作品以新闻的方式讲述故事：以伦理为根，以真实与公正为准——而这并不排斥他的主观看法。正如卡蒂埃-布列松所言：“没有一张照片是无辜的。”梅耶尔对此深信不疑。面对候选人那些永恒的承诺——繁荣、发展与和平，就业、教育与正义——他的影像呈现的却是贫困、倦怠与腐败的现实。

加约尔提到意大利摄影师安德烈·祖卡 (André Zucca) 的例子——他在二战期间拍摄了被纳粹占领的巴黎，而其子皮埃尔·祖卡 (Pierre Zucca) 为之策划的致敬展览，最终适得其反：那些照片展示的巴黎，与占领者高度契合：人人安逸，男女在日常工作中微笑，孩子在街头玩耍，似乎整个巴黎都心安理得地接受（甚至感激）德军的存在。那种对侵略者的顺从，部分源于祖卡使用了当时极为稀有的德国生产的彩色正片胶卷Agfacolor，这种胶片自1936年问世。正如加约尔所说：“祖卡受雇于纳粹德国的宣传杂志《Signal》，任务是证明占领的‘好处’。”——伦理，被杀害了。

原本人们或许会以为，梅耶尔的竞选照片会对候选人、对PRI、对政府持宽容态度，毕竟他的委托方正是PRI的信息与宣传部。然而事实显然不同——这些影像几乎不可能被用作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宣传。这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一个政党雇佣一位享有盛誉的摄影师，让他以自己的方式、按照自己的思想去工作。唯一一张被匆忙印出的候选人肖像，被挂在一间乡镇小店的墙上——简陋却整洁。

一个女孩手举海报，上面写着：“复兴。我们会这样投票。”她显然贫穷、被边缘化，生活在阿卡普尔科郊外的某个社区——一个污染严重、基础设施匮乏、人口稠密的地区。她胸前斜挂一条金色绶带，头发与阴影掩映着她的

脸，流露出一丝无奈与怀疑。“显然，‘复兴之城’项目所宣称的可持续目标并未实现。尤其是那些未直接参与旅游业的区域，依旧在缺乏服务与规划的状态下扩张，城乡差距持续扩大。”(López Velasco 等, 2012)——承诺未兑现，祝愿未回应。

自然，也有笑声与趣味的时刻，有友谊与团结的展示。有人穿着最新时装，有人打扮成前西班牙时代的模样。有神情严肃的门诺派金发青年，也有笑容明快的非裔后裔。有披着披肩、似乎时时祈祷的老妇，有因革命功勋而骄傲的老战士。墙上，一个男人抱着他的小儿子，伸出一张显然无力在药房兑现的处方。有人装扮成蝙蝠侠或骷髅。最令人震撼的，是人脸所能呈现出的丰富表情。正如奥克塔维奥·帕斯所写：“无论老人还是青年，克里奥尔人还是混血人，将军、工人或学者，墨西哥人给我的印象都是封闭而自守：以面具遮住面孔，也以面具掩饰笑容。”

无名之众与公众人物，全都是同一场演出的一部分——那部在每次选举中都成功上演的大戏：伟大的世界剧场，权力无尽的仪式。这是一场巨大的闹剧，而我们都曾是共谋者、见证者、演员。无论愿不愿意，我们都在其中扮演角色。“墨西哥伟大，伟大的是它的命运。”霓虹灯的字句如此闪耀。一个命运，如同地平线——永远可见，却永远无法抵达。

“政客就像街角电影院，让你进去后才换掉节目。”西班牙幽默作家恩里克·哈迪耶尔·庞塞拉曾这样说。或许这正是二十世纪后半叶至今的墨西哥史。如今，PRI不过是昔日辉煌的悲凉影子，但它的遗产仍潜伏于墨西哥人的生活方式与政治习惯之中——或许反过来说更贴切？让我们回望过去，理解当下，并学会走向未来。伟大的世界剧场——这部圣经式规模的巨型闹剧——必须被我们政治文化所清除。

米格尔·德拉马德里于2012年去世。2009年5月，在一次广播访谈中，他指控卡洛斯·萨利纳斯盗取了秘密资金，并称其弟劳尔与贩毒集团有牵连。后来他在公开信中收回言论，称自己当时“精神状态无法清晰回答问题”。

路易斯·埃切维里亚于2022年1月17日满百岁，同年7月去世。2008年，他被“社会与政治运动特别检察署”起诉，指控其与迪亚斯·奥尔达斯共同策划1968年10月2日特拉特洛尔科屠杀事件及“肮脏战争”中的强迫失踪。作为首位被控种族灭绝罪的前总统，他曾被软禁在家，最终于2009年被判无罪。

2018年，在连续三次竞选总统后，一位前PRI党员上台执政——他复活了昔日“伟大政党”的仪式与技巧；旧PRI的变体，在一个自称进步与自由的新政府中获得新生，并以“墨西哥历史伟业的继承者”自居。所谓的“第四次变革”，正如前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所称——其本身带着保守甚至反动的气质——重新激活了极端的总统集权，并试图攫取所有可能的权力。PRI的时代，尚未完全结束。

1887年4月，英国历史学家兼政治家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在写给大主教曼德尔·克雷顿的信中写道：“历史责任应弥补法律责任的缺席。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伟人几乎总是坏人，即便只施加影响而非权威之时；当他们因权威而倾向或必然腐败时，更是如此。世上没有比‘职位神圣化持有者’更危险的异端。”

这些话，所有墨西哥总统都该读一读(有趣的是，他们中不少人都有庞大的藏书)。或许这是奢望，但为何墨西哥的政治家不能既专业、又正直、又高效？一位朋友常提醒我们：政治家不是来自火星，而是出自我们自己，出自我们的家庭。他们是我们教育与文化的产物。也许，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点点PRI式的影子。或许，多得多。

此书是一份珍贵而确凿的影像见证，记录了一个尚未彻底终结的漫长时代。

加约尔(Victor Gayol)写道：“围绕按下相机快门这一复杂动作所使用的动词(即‘摄影’)本身，就构成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语义游戏：‘取’、‘做’、‘拍’、‘扔’、‘记录’、‘纪实’、‘肖像’或‘捕捉’并非意义相同，但它们却被交替使用，而某些用法在特定的时代或地域更为常见。”——摘自《晦暗的透明：纪实摄影新闻图像中的真实与再现》，《关系》杂志，第35卷，第140期，米却肯学院，2014年。

第三次铃响
墨西哥独一无二
作者：罗赫里奥·比利亚雷亚尔

一般而言，人类社会并非以创新为特征，而是倾向于维持等级与仪式的秩序。任何关于变革的提议都会被警惕地接纳，因为那意味着对既有仪式与等级体系的扰动，也就是以新的仪式取代旧的，或者甚至走向一个更为松散、受更少仪式约束的社会。然而，总有某个时刻，社会必须改变。

——卡尔·萨根

在我们的国家中，汇聚了无数被血与火熔铸在一起的民族与文化。自独立、改革与革命以来，历届政权都为他们强加了一面旗帜、一首国歌与一种意识形态——语言与宗教则是西班牙王室的“馈赠”。尽管共和国各地区之间存在巨大的种族与文化差异，墨西哥人仍共享同样的历史与英雄——伊达尔戈、华雷斯、萨帕塔、比利亚与卡尔德纳斯的半身像与雕像无处不在——共享同样的信条与理想。

这或许是三色党(PRI)最大的成就：成功地在同一领土上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并为我们所有人构建了一个共同的历史叙事。这个伟大的故事由权力书写，并在电视、广播、电影与报刊等媒体的配合与默契中得以传播与强化。

1982年，Televisa的企业家兼主要所有人埃米利奥·阿斯卡拉加·米尔莫(Emilio Azcárraga Milmo)随米格尔·德拉马德里(Miguel de la Madrid)一同参加竞选，为其所有活动提供全面报道，同时弱化了国家行动党候选人巴勃罗·埃米利奥·马德罗(Pablo Emilio Madero)的竞选——后者获得三百万张选票，而德拉马德里则赢得了一千六百万票。在一次声明中，阿斯卡拉加说道：“我们是PRI与总统的士兵。”

演员与观众
作者：罗赫里奥·比利亚雷亚尔

1982年，没有人怀疑PRI候选人米格尔·德拉马德里·乌尔塔多(Miguel de la Madrid Hurtado)会赢得大选。事实上，他确实在1982年至1988年间成为墨西哥总统。那是一个没有竞争可能的时代。国家党控制着一切。反对派的参与仅仅是象征性和英雄式的。佩德罗·梅耶尔拍摄了这位革命制度党候选人的竞选活动，并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这一切的本质——那是一场马戏，一场巨大的马戏。只有把竞选理解为一次宏大的精心编排的演出——经过几十年经验打磨的舞台剧，所有情节都已设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一切才有意义。

整个国家的地理版图便是舞台，便是马戏的表演场地。大城小镇、贫民社区、乡村与原住民地区——这些饱受贫困与历史创伤的地方；还有崎岖的山脉、沙漠、丛林、海岸与大海——那丰富壮丽的自然与土地本身，构成了布景。就在这顶覆盖全国的巨大马戏帐篷的多重舞台上，演员们——同时也是观众——穿梭其间；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扮演着双重身份。佩德罗·梅耶尔记录下这场盛会的导演们如何设计好一切，让各个年龄层与社会阶层的人都参与其中。没有人可以缺席。

他的影像展示了这些人如何被安置在事先设计好的场景里，按照剧本分配角色，并穿上适合自己角色的服装：原住民穿着他们的传统衣饰；少女们着装区域特色服饰；工人们身穿工会夹克；医生们穿上白袍；男孩女孩们穿着校服。服饰的多样性与色彩的丰富令人目不暇接。这些演员——男人与女人——同时也是观众，他们打扮自己、伪装自己，只为参与这场演出，在这场马戏的舞台上履行分配给他们的角色。导演们分发海报、横幅、旗帜与气球——各种大小、各种颜色——给这些演员，用以完成他们在表演中的任务。

活动中有乐队、玛丽亚奇、各种音乐团体，还有知名或不太知名的歌手助兴。无论是在大舞台还是小舞台上，演出过程中都会洒下五彩纸屑，烟火绽放。在演员的照片中，我们能看到他们开怀的笑容、身在其中的喜悦，也能看到他们脸上的倦怠与无聊——他们并未完全融入角色；他们抗拒着，被迫参与。佩德罗·梅耶尔以他的目光揭示：在这场早已注定胜利的选举中，候选人并不是中心人物；他只是搭建马戏的借口。真正吸引众人、真正重要的，是这场演出本身，以及那些上台表演的演员们。

这些影像为我们揭示了一个从未被如此深入剖析过的现象——革命制度党八十多年来长期执政所上演的庞大政治马戏的结构与灵魂。这既是一份独特的历史见证，也是一件艺术杰作。

总彩排

作者：罗赫里奥·比利亚雷亚尔

本书中的照片，出自一万七千幅影像的精挑细选，这些影像拍摄于1980年末至1981年初。当时竞选团队的负责人突然对佩德罗·梅耶尔说：“我们已经没有钱继续做这本书了。”于是，这项委托就此终止。除了构成墨西哥政治核心、密不可分两大要素——共和国总统与执政党——之外，梅耶尔摄影作品中最突出的主体，显然是“人”：个体、群众、芸芸众生。

在他的镜头下，出现了千姿百态的人物——独自的、成群的、组成队列的——他们构成了一幅巨大而多彩的社会图景，描绘出一个幅员辽阔、差异巨大的国家：从北到南，从山地与平原到热带海岸，这些人们看似彼此毫无关联。宽眉浓须、头发抹得油亮、穿着便宜涤纶西装的官僚与职员；陷于长期贫困的印第安人和农民，他们那庄严而冷峻的脸庞，与那些天真、热情、挥舞校徽高喊口号的孩子与青年形成鲜明对比。（请仔细看看那些穿着棉布短裤、脚蹬凉鞋、手提崭新爱马仕公文包的印第安人照片。）还有勤劳的工人与劳动者——电工、石油工人——，尽责的秘书与司机，妇女协会的代表，一群蜂拥的记者、音乐家、演唱库姆比亚、波莱罗与牧歌的歌手（其中包括著名的洛拉·贝尔特兰），殷勤的助手与服务员，以及那些曾与萨帕塔、比利亚、卡兰萨、奥夫雷贡并肩作战的革命幸存者——活生生的、令人动容的历史象征……（一个值得反问的问题：革命是否曾真正为他们伸张过正义？）

数十万被称为“活跃力量”的人遍布全国各地，构成了一个在整整一个时代里几乎掌握绝对权力的政党基础。他们按每个六年任期节奏参与政治仪式，一次又一次，形成了愈加精致、完备的竞选典礼与庆典：从市政选举到州长竞选，直至最高的总统选战。这是一套近乎完美的仪式，每隔六年便被原封不动地重复上演。

那些人物真实得如同漫画：如卡尔松辛、Eme夫人、佩佩图奥先生——他们仿佛走出里乌斯(Rius)讽刺连环画《超级男子汉》和《顺民》的画格；又像阿韦尔·克萨达笔下的政客与腰缠万贯的企业家。许多人也像出自胡安·鲁尔福（本书中亦可见其身影）的短篇小说，或豪尔赫·伊瓦尔戈伊提亚的讽刺纪实——一群色彩斑斓、世上独一无二的人物。那些戴宽边帽、留浓胡子、口若悬河的“律师先生”，如今似乎化身为科阿韦拉州参议员阿尔曼多·瓜迪亚纳(Armando Guadiana)——一个阴暗的煤炭商人与逃税者，服务于昔日“伟大政党”的新变体：国家复兴运动党(Morena)。这是一场无休止的滑稽剧，而这场滑稽剧，正是昔日PRI主义赖以维系的必需机制。

人物简介

佩德罗·梅耶尔

自少年时期起，他便立志成为一名摄影师。由于当时尚无正规的摄影学校，他选择自学成才。他的一生，是一场在技术与视觉叙事之间不断探索的旅程。梅耶尔创立了“摄影艺术小组”(Grupo Arte Fotográfico)，推动举办了首届拉丁美洲摄影研讨会，并创立了“墨西哥摄影委员会”(Consejo Mexicano de Fotografía)。随后，他开发了

ZoneZero——全球首个专门展示摄影艺术的网络平台，在那里发表了超过1500位艺术家的作品。他也是世界首个摄影CD-ROM《为记忆而拍》(*Fotografía para recordar*)的先驱，其回顾展《异端》(*Herejías*)曾在17个国家的60多家博物馆展出。与此同时，他创立了“佩德罗·梅耶尔基金会”(Fundación Pedro Meyer)和“四道摄影博物馆”(Foto Museo Cuatro Caminos)。自2020年起，他专注于“米拉马尔文集”(Colección Miramar)的策划与出版——这是一套超过四十卷的书系，汇集了他六十年来作品，探讨影像、记忆与生命在持续变革时代中的意义。

罗赫里奥·比利亚雷亚尔

他是一位记者、作家，也是数字杂志 *Replicante* (revistareplicante.com) 的主编与大学教授。著有多部叙事、纪实与评论类书籍，最近出版的电子书为《您在这样的书里做什么？》(*¿Qué hace usted en un libro como éste?*, 2015–2022)。1984年，他创办了批评、文化与幽默杂志《破规者》(*La Regla Rota*)，1989年又创办了《现代脓包》(*La Pus moderna*)。他为多家国内外杂志撰稿，并参与多部合集出版。

摄影：曼努埃尔·萨瓦拉 (Manuel Zavala)

鲁文·阿吉拉尔

墨西哥学者、记者与政治传播顾问，在政治与社会传播领域拥有卓越声誉。曾为耶稣会士与萨尔瓦多游击队成员，并于比森特·福克斯 (Vicente Fox) 执政期间担任总统发言人。他拥有伊比利亚美洲大学社会科学博士学位，长期担任大学教授，专注于政府传播战略研究，并为多家国际机构提供咨询服务。著有二十余本书，常在《Animal Político》《Nexos》等国家媒体上发表专栏。

阿莱克西斯·奥尔蒂斯

是一位多学科的视觉艺术家，其创作以“感知、想象、记忆、疆域、身份与时空概念”为核心，借此构建质疑现实建构方式的叙事。他的作品在全国范围内展出，涵盖摄影、影像艺术、影像装置、音乐、文字与诗歌等领域，通过这些媒介探索人类、科技与自然之间的交汇。现任“佩德罗·梅耶尔画廊”(Galería Pedro Meyer)的策展与展览设计负责人，同时担任“米拉马尔文集”的编辑与版面设计师，与佩德罗·梅耶尔共同合作出版这一系列著作。

传记注释

1. 菲德尔·贝拉斯克斯 (Fidel Velázquez, 1900年生于墨西哥州尼古拉斯·罗梅罗—1997年卒于墨西哥城) 是革命制度党 (PRI) 政权中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家与工会领袖之一，担任墨西哥工人联合会 (CTM) 领导人逾五十年。
2. 恩里克·德拉马德里 (Enrique de la Madrid, 1962年生于墨西哥城) 律师、专栏作家与政治家。2015年至2018年任墨西哥旅游部长。撰写本文时，他正被视为2024年总统选举的潜在候选人。
3. 曼努埃尔·巴特莱特·迪亚斯 (Manuel Bartlett Díaz, 1936年生于普埃布拉州) 曾是革命制度党成员，历任内政部长、教育部长、普埃布拉州州长及两届参议员。2018年7月27日，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宣布，在同月12日1日就任总统后将任命他为联邦电力委员会 (CFE) 总经理，此举因其在墨西哥政治史上的争议性背景而引发批评。巴特莱特被美国司法部的多份文件指称涉嫌参与1985年美国缉毒署特工恩里克·“基基”·卡马雷纳绑架、拷问与谋杀案。2021年6月，美国司法系统表示，若他入境美国，将被逮捕。他还被认为是1988年所谓“系统崩溃”事件的核心人物——据称革命制度党通过该次选举舞弊维持执政，使卡洛斯·萨利纳斯·德戈塔里战胜国家民主阵线候选人夸乌特莫克·卡尔德纳斯。

- 4. 帕洛玛·科德罗·德·德拉马德里 (Paloma Cordero de De la Madrid, 1937—2020, 生于墨西哥城)**
米格尔·德拉马德里的妻子, 出身天主教家庭, 先后就读于Lestonnac学院与Motolinía学院。她陪同丈夫出席各类社会福利项目的开幕仪式, 主持外宾接待, 并担任国家家庭发展系统(DIF)与全国志愿服务机构负责人。育有五名子女: 玛格丽塔、米格尔、恩里克·奥克塔维奥、费德里科·路易斯与赫拉尔多·安东尼奥。
- 5. 华金·甘博亚·帕斯科 (Joaquín Gamboa Pascoe, 1922—2016, 生于墨西哥城)**
律师、工会领袖与革命制度党政治家。自2005年起担任CTM总书记直至去世。曾任墨西哥城参议员(至1982年), 并担任参议院PRI多数党领袖及大委员会主席。
- 6. 翰贝托·卢戈·希尔 (Humberto Lugo Gil, 1934—2013)**
革命制度党政治家, 生于伊达尔戈州。历任众议员、参议员与伊达尔戈州临时州长(1998—1999)。以政治技巧与立法贡献著称, 对PRI的制度建设与立法发展影响深远。
- 7. 贝娅特丽斯·帕雷德斯 (Beatriz Paredes, 1953年生于特拉斯卡拉州)**
社会学家, 毕业于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UNAM), 并于巴塞罗那大学修读西班牙美洲文学研究生课程。曾任特拉斯卡拉州州长(1987—1992)、全国农民联合会领导人、PRI主席及墨西哥驻巴西大使。现为第64届立法期参议员。
- 8. 萨尔瓦多·巴拉甘 (Salvador Barragán, 1932—2001, 生于塔毛利帕斯州)**
石油工人、工会领袖与革命制度党政治人物。历任墨西哥石油工人联合会(STPRM)名义领导人。曾是实际领导人“拉·基纳”(Joaquín Hernández Galicia)的亲信。1989年1月, 总统卡洛斯·萨利纳斯·德戈塔里以“拉·基纳”支持对手夸乌特莫克·卡尔德纳斯为由, 下令逮捕他及巴拉甘等人, 并以藏械与谋杀罪起诉。两人均被罢免、入狱, 随后由卡洛斯·罗梅罗·德尚普斯取代。巴拉甘数年后出狱, 2001年去世。
- 9. 华金·埃尔南德斯·加利西亚 (Joaquín Hernández Galicia, “拉·基纳”, 1922—2013, 生于坦皮科)**
长期担任强大的墨西哥石油工人联合会(STPRM)领袖, 该组织代表国营石油公司Pemex工人。他在洛佩斯·马特奥斯、迪亚斯·奥尔达斯、埃切维里亚、洛佩斯·波蒂略与德拉马德里总统任期内保持权势。1989年1月10日, 总统卡洛斯·萨利纳斯·德戈塔里下令逮捕他, 结束其长期统治。此事件被称为“基纳事件”(quinazo)。此举既巩固了萨利纳斯的总统合法性, 也让其掌控了石油工会。
- 10. 胡安·鲁尔福 (Juan Rulfo, 1917年生于哈利斯科州阿普尔科—1986年卒于墨西哥城)**
著名小说家、短篇作家、摄影师与编辑。代表作包括短篇集《燃烧的原野》(1953)与小说《佩德罗·巴拉莫》(1955)。其后涉足电影创作, 如《金公鸡》(1958)、短片《剥夺》(1959)及影片《秘密公式》(1964)。晚年在国家印第安研究院主编墨西哥最重要的人类学丛书之一。
- 11. 胡安·奥戈尔曼 (Juan O’Gorman, 1905—1982, 生于墨西哥城)**
画家与建筑师, 历史学家埃德蒙多·奥戈尔曼之弟。受勒·柯布西耶影响深远, 曾任国立理工学院教授, 并创立建筑工程学专业。参与设计墨西哥银行新大楼及26所小学, 并在圣安赫尔地区为迭戈·里维拉与弗里达·卡罗设计建造“艺术家之家博物馆”。
- 12. 亚伯拉罕·萨布卢多夫斯基 (Abraham Zabludovsky, 1924年生于波兰比亚韦斯托克—2003年卒于墨西哥城)**
犹太裔墨西哥建筑师与画家。毕业于UNAM建筑学院, 获荣誉学位。1950年开始私人执业, 曾在建筑师马里奥·帕尼工作室任职。其兄为著名记者雅科博·萨布卢多夫斯基。
- 13. 埃克托·阿吉拉尔·卡明 (Héctor Aguilar Camín, 1946年生于金塔纳罗奥州切图马尔)**
杰出的记者、作家与历史学家。曾获国家文化新闻奖, 任《日报》副主编, 并在《千年报》《一个加一》《墨西哥文化》等刊物撰稿。1983至1995年任《Nexos》杂志主编, 2008年底再度出任。曾主持电视节目《开放区域》(Zona Abierta)与《第三等级》(Tercer Grado), 并创办出版社Cal y Arena(1988)。著有多部小说与随笔集。

14. 安赫莱斯·马斯特雷塔(Ángeles Mastretta, 1949年生于普埃布拉)

墨西哥作家与记者，以塑造鲜明女性角色而闻名。任《Nexos》编辑委员会成员，常发表专栏。其处女作《夺走我的生命》(1985)大获成功，次年荣获马萨特兰文学奖。

15. 索科罗·迪亚斯·帕拉西奥斯(Socorro Díaz Palacios, 1949年生于科利马)

记者与政治人物。毕业于卡洛斯·塞普蒂恩新闻学院，曾任《El Día》记者，并于1981年成为墨西哥首位全国性日报女主编，任职十二年。1977年获国家新闻奖(文化传播类)。后历任内政部副部长、国家公务员社会保障与服务研究所(ISSSTE)主任及Liconsa总经理。著有多部书籍，近作为《疫情纪事》(2021, Siglo XXI出版社)。

16. 埃米利奥·甘博亚·帕特龙(Emilio Gamboa Patrón, 1950年生于尤卡坦州梅里达)

革命制度党成员，曾任通信与交通部长、参议员、联邦众议员及德拉马德里总统私人秘书，并于2006–2009年担任第60届立法期PRI议会领袖。

17. 卡洛斯·萨利纳斯·德戈塔里(Carlos Salinas de Gortari, 1948年生于墨西哥城)

经济学家与政治家。德拉马德里政府时期任规划与预算部长。1987年被提名为PRI总统候选人，并于1988年7月6日当选总统——此次选举被广泛指认为舞弊。

18. 阿方索·科罗纳·德尔·罗萨尔(Alfonso Corona del Rosal, 1906年生于伊斯米基尔潘—2000年卒于墨西哥城)

律师、军人及PRI政治家，曾任洛佩斯·马特奥斯总统任期内的党主席，并由迪亚斯·奥尔达斯总统任命为联邦区行政长官(1966–1970)。

19. 夸乌特莫克·卡尔德纳斯·索洛尔萨诺(Cuauhtémoc Cárdenas Solórzano, 1934年生于墨西哥城)

前总统拉萨罗·卡尔德纳斯之子，UNAM土木工程师。1987年与伊菲赫尼娅·马丁内斯·波菲里奥·穆尼奥斯·莱多等人创立PRI民主潮流。1988年代表国家民主阵线参选总统，对手为卡洛斯·萨利纳斯·德戈塔里。此次“系统崩溃”事件使选举结果备受质疑。后创立民主革命党(PRD)，1997年成为墨西哥城首位民选首长，并于1994与2000年再度竞选总统。

20. 格里塞尔达·阿尔瓦雷斯(Griselda Álvarez, 1913年生于瓜达拉哈拉—2009年卒于墨西哥城)

教师、作家与政治家，墨西哥首位当选州长的女性。1979年代表PRI与人民社会主义党竞选并出任科利马州州长，任内致力于公共教育。离任后任国家艺术博物馆馆长，自认为“理性女权主义者”。

21. 纳乔·洛佩斯(Nacho López, 1923年生于坦皮科—1986年卒于墨西哥城)

20世纪中叶著名纪实摄影记者，关注日常生活、建筑、民族志、爵士与现代舞。极少拍摄名人或政客，仅记录过1950年索摩查婚礼及德拉马德里竞选部分片段。职业生涯拍摄约四十篇摄影报道。1978年与佩德罗·梅耶尔共同起草首届拉美摄影研讨会召集书。

22. 阿曼多·德尔·卡斯蒂略·弗兰科(Armando del Castillo Franco, 1918–2006)

革命制度党政治家与律师，生于伊达尔戈州。曾任联邦众议员、参议员及伊达尔戈州临时州长(1975–1976)，任内推动教育、基础建设与公共机构现代化。

23. 佩德罗·奥赫达·保拉达(Pedro Ojeda Paullada, 1934年生于墨西哥城—2012年卒)

律师与PRI政治家。曾任联邦总检察长(1971–1976)、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长(1976–1981)及渔业部长(1982–1988)。

24. 哈维尔·加西亚·帕尼亚瓜(Javier García Paniagua, 1935年生于哈利斯科州—1998年卒于墨西哥城)

政治家，1981年竞选总统。其父马塞利诺·加西亚·巴拉甘将军曾任国防部长(1964–1970)并参与特拉特洛尔科屠杀。他曾领导联邦安全局(国家政治警察)，在70年代“肮脏战争”中扮演关键角色。1980年任土地改革部长，1981年辞职出任PRI主席。因未获总统提名，辞职并改任劳动部长。

25. 维克托·塞尔韦拉·帕切科 (Victor Cervera Pacheco, 1936–2004)

尤卡坦州政治家, PRI成员。曾任众议员、参议员、土地改革部长及尤卡坦州州长(1984–1988与1995–2001)。以推动基础设施与社会发展项目著称。

26. 阿方索·马丁内斯·多明格斯 (Alfonso Martínez Domínguez, 1922年生于新莱昂州蒙特雷—2002年卒)

革命制度党资深成员。1970–1971年任联邦区总管。2002年被特别检察署追责, 指控其参与1971年“圣体节屠杀”及1968年运动后的政治镇压。1979–1985年任新莱昂州州长。

注释与参考文献

Aguilar Camín, Héctor (2021), “Priología” y “Priología 2”, Milenio.
Disponible en: milenio.com/opinion/hector-aguilar-camin/dia-con-dia/priologia
y milenio.com/opinion/hector-aguilar-camin/dia-con-dia/priologia-2
, 7 y 8 de octubre.

Casasola Zapata, Gustavo (1992), *Historia gráfica de la Revolución Mexicana, 1900-1970*. México: Trillas.

Castellanos, Alejandro (2005), “Realismo crítico digital”.
(Versión en inglés en *The Real and the True: The Digital Photography of Pedro Meyer*, Berkeley: New Riders Press, 2005).

Ceberio, Jesús (1982), “La campaña electoral más dura y costosa que se recuerda”. *El País*, 30 de junio.

Córdova, Arnaldo (1989), “La transformación del PNR en el PRM: el triunfo del corporativismo en México”, en *La Revolución y el Estado en México*. México: ERA.

Cosío Villegas, Daniel (1972), *El sistema político mexicano*. México: Joaquín Mortiz.

El País (1990), “Vargas Llosa: ‘México es la dictadura perfecta’”.
Disponible en: elpais.com/diario/1990/09/01/cultura/652140001_850215.html
, 31 de agosto.

Gayol, Víctor (2014), “La opaca transparencia. Entre verdad y representación en la imagen fotoperiodística documental”. *Relaciones*, El Colegio de Michoacán, núm. 140, pp. 109–126.

González, René (2012), “Las campañas por la presidencia de México. Del origen del PRI al 1 de julio de 2012”, en *Replicante*.

Disponible en: revistareplicante.com/las-campanas-por-la-presidencia-de-mexico/

.
También en *Historia del PRI*, priedomex.org.mx/frmHistoria
, 13 de junio.

Krauze, Enrique (2016), *Por una democracia sin adjetivos, 1982–1996*. México: Debate.

López Rubí Calderón, José Ramón (2021), “López Obrador y el PRI, ¿qué tan diferentes son?”. *Replicante*.

Disponible en: revistareplicante.com/lopez-obrador-y-el-pri/
, 12 de junio.

López Velasco, Rocío et al. (2012), "Turismo y contaminación ambiental en la periferia urbana de Acapulco: Ciudad Renacimiento". *El Periplo Sustentable*, núm. 23,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l Estado de Puebla, julio–diciembre.

Ontiveros, Victoria (2019), "El PRI, 70 años dominando México". *El Orden Mundial*.
Disponible en: elordenmundial.com/el-pri-dominando-mexico/
, 25 de agosto.

Sagan, Carl (2016), *Los dragones del edén*. México: Booket Paidós.

Sánchez González, Agustín (2013), "Fidel Velázquez, pilar del sistema político posrevolucionario". *Relatos e Historias de México*, febrero, núm. 54.

即将出版的《米拉马尔文集》书目

- *Algoritmos* (算法)
- *Autorretratos* (自画像)
- *Avándaro, 1971* (阿万达罗, 1971年)
- *Colonia Ajusco* (阿胡斯科社区)
- *Cuba, 1979–2009* (古巴, 1979–2009年)——第一、二卷
- *Del aquí al más allá* (从此岸到彼岸)
- *Durante el 68* (六八运动期间)
- *Fotografío para recordar* (为回忆而拍)
- *Huejutla y otros pueblos* (韦胡特拉及其他村镇)
- *Ixtlilco El Grande* (伊斯特利尔科·埃尔格兰德)
- *La Mixteca* (米斯特卡地区)
- *Las Truchas, Ciudad Lázaro Cárdenas* (拉斯特鲁查斯, 拉萨罗·卡德纳斯城)
- *Los cohetes duraron todo el día – versión actualizada* (烟火燃了一整天——更新版)
- *Testimonios sandinistas, 1978–1984* (桑地诺派见证, 1978–1984年)
- *Un Ecuador, 1982–2010* (一个厄瓜多尔, 1982–2010年)——第一、二卷
- *Virgilio* (维吉里奥)
- *Yuma, 1984–1989* (尤马, 1984–1989年)

以及另外 23 部正在制作中的书目。

如需了解更多关于《米拉马尔文集》各书目的信息,
请扫描二维码。

<https://pedromeyer.com/es/miramar/>

衷心感谢所有为本丛书做出贡献的人士。



作者附记

一个必要的说明:本版中的所有疏漏皆由我本人承担。我深知自己并不具备避免错误的所有手段,但我让这些书得以出版的愿望,远远超过了对出错的恐惧。希望亲爱的读者,能体谅那在完美与尽力之间微妙的平衡。

Pedro Meyer 基金会支持著作权与版权的保护。这些权利激发创造力,捍卫思想与知识领域的多样性,促进言论自由,并维系充满活力的文化。

感谢您购买本作品的授权版本,并尊重著作权与版权法。您的支持使作者与创作者得以继续他们的事业,也让基金会能够持续推动文化作品的传播。

本书中绝大多数摄影作品均出自 **Pedro Meyer** 本人。

本书于 2025 年 11 月 在墨西哥瓦哈卡州圣玛丽亚·德尔图莱的 Repro.Gráfica, S.C. 印刷厂印制完成。

©《宇宙剧场》,佩德罗·梅耶(Pedro Meyer)

第一版, 2025 年

本版共印制:
经典系列编号版 200 册,
画廊系列 50 册,
收藏家系列 50 册。

册号:_____



PEDRO MEYER